

眾人皆醉我獨醒

余井塘的胸襟

(本文插圖刊第70頁)

● 凌紹祖

不隨俗浮沉的高人

故總統府資政余井塘先生江蘇興化人。他的志節爲國人所重，多稱之「井公」，以示尊崇。我即是尊崇井公的一人。

井公在任何場合，他的氣度與談吐均令人感覺他特有衆人皆醉我獨醒的自然表露。

我曾問過井公：『你的名字爲什麼叫「井塘」？』他想了想，笑着說：『你看，社會上有好多同名同姓的人。我當初怕發生這種情事，所以特爲找最冷僻的字做我的名字。我想：「井」和「塘」這兩個字總不會有人取之爲名吧。我既用「井」，又用「塘」以爲名，想來更不會再有同名的了。』我聽後深深覺得井公真是一位不屑隨俗浮沉的高人。

井公一生忠愛國家，人所共知。民國十六年，在我還未與他結識以前，即熟知一件事。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時，先總統蔣介石兼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陳果夫爲副部長，特邀井公爲組織部祕書。當時被國民革命軍擊敗的軍閥孫傳芳部已退至蘇北兩淮，後忽率殘部反撲，南下渡江

，攻佔龍潭，一時首都頓受威脅。有許多黨政要員多作遷移之計，紛紛向上海轉移。首都南京街道上擠滿了搬家的車輛，秩序大亂，人心惶惶。陳果夫副部長每天到組織部巡視時，均見井公始終堅守著崗位，照常安然辦公。聞此事常爲陳果老所讚述。

井公後來擔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很久。一度曾因倦勤簽請辭職。就在辭職的當天，即將中央所調配使用的小轎車退回，應領的生活費等亦不再領取。辭職的簽呈遭到擱置很長的一段時日。組織部的會計曾一再要求井公將應領未領的生活費予以簽收，均遭所拒。由此可見井公臨財毋苟得的操守。

民國二十七年中國國民黨在漢口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後，我又奉派回到江蘇工作。時江蘇大半地區已淪陷於日寇。江蘇臨時省會設在蘇北之淮陰。我在奉命後即往謁井公。井公時又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之職。我向他請示回江蘇後之工作方針。他說：『現在寇勢正熾，國難方殷。回蘇後之工作當然很艱難。不過，我有一句話希望你牢牢記著，並且也要以這一句話告訴現在江蘇

我所有的好朋友們。就是「除了日寇之外，沒有敵人！」』同時又給了我一本專用密碼，要我遇事隨時以電報聯絡。我回到蘇北，即曾將「除了日寇之外，沒有敵人」這一句話轉告所有井公的好友。後來這一句話傳開了，並且輾轉相告。幾乎當時在蘇北的黨政軍各方面的負責同志都曉得「這一句話」。尤其因爲「這一句話」而建立了共識，發生了無比的無限的效用。到現在已四十年，所有知道「這一句話」的人，無不敬佩井公胸襟之大，識見之遠。

卽知卽行爲民除害

井公長江蘇省民政廳時，公餘每喜獨自逛街，到各書畫裝池流覽。有一天見某裝池壁上正張貼着一幅丈匹的行書中堂。中堂係譚祖庵（延闓）書贈李師廣（明揚）者，款末注有「北伐師次韶關」數字。書勢雄渾，確是佳作。井公詢知裝池主人知係我所送裱。返寓後即在電話中問我該件是否屬於我所有，及如何流到我的手中。我卽告以此件係北伐時，譚先生和李師廣同在韶關軍中，興來時偶書以贈。李師廣竟將此稀世之寶

在其滬寓用以包裹收藏之古瓷花瓶。李將此事告我，我曾責李此舉為破壞文物，當不能為人諒。李即答以：如你喜歡他的字，就送給你好了。井公聞之大笑。并囑我裝好後攝影一幅贈他保存。影本送去後，隔了若干天的一個星期天晚間，井公忽來電話說：「我已為你寫了一堂屏幅，共有四條，整整寫了一天。我這就派人送給你。」原來他表示回報的一點美意。就如此，我竟得到一個大的收穫。

為導淮入海工程，井公會隨江蘇省主席陳果夫先生數度蒞臨淮陰。我適調兼國民黨江蘇省黨部第七區黨務指導專員，駐淮陰。在導淮工程開工典禮完畢後，井公要視察淮陰以北的一個水閘（大概是楊莊），邀我同往。淮陰行政督察專員趙明止（舒）即調派小輪船及警衛部隊。在登輪後，船行緩慢，因須配合在兩岸隨行護衛的部隊。井公和我在中輪內漫談淮陰區黨政及社會各方面的情况。他時而就輪內的窗門向兩岸觀望。深有此行如此勞師動衆，未能輕車簡從之意。我當即解說，如此安排的苦心。這一條正在青紗帳裏，平時什麼人也不敢走，因為這裏正是土匪窩。淮陰是蘇北匪亂猖獗出名的地區。趙專員如此安排，是爲了安全着想。誰知我這番話爲鄰輪的趙專員清楚聽到。他隨即來請我到船尾，埋怨我直率。他說：「我們幹行政的人要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種事你凌委員是不適合告訴廳長的。」等趙專員回到中輪時，井公即詳詢淮陰匪亂情形，並嚴責加緊肅清匪患。井公回到省會後，淮陰區行政督察專員即行改派王潤生（德溥）接任。王

清廉儉樸重視友情

潤生到淮陰後，最大的政績就是肅清匪患。此又見井公之能探求民隱，爲民除害，並且即知即行。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江蘇省政府推派委員張淵揚和我到南京開展接收工作。我到南京稍事擺攤後即走謁井公。坐在井公寓所客廳裏，我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因爲我坐的是破舊的椅子。四面看看，所有窗子所懸掛的花布窗簾都短了一大截。我低聲問接待我的工友，爲什麼會這樣短？那工友說：「這些都是在地攤上買得來的現成舊貨。」當時因爲日本人遣送回國，滿街都是賣便宜舊貨的地攤。我再看看茶几上所放的烟灰缸也是日本人所用來裝作料用的磁質舊碟子。那時，已近冬天，工友身上所著的仍是卡嘰布單的中山裝，顯得有點寒氣。我看看，雖然由衷地敬佩他的清廉儉樸，但是心裏却有說不出的難過。

嫌煩瀆。並且和張道藩先生（時兼任中廣董事長）談妥，要發表我爲該公司的專門委員，以解決我居住和存放器材的問題。但這好意我沒有接受，因爲很快就找到了住屋。

周紹成兄由上海撤退時暫居香港。井公知道後即問我有關他居港的生活情形。幾番要我寫信催促他儘速來台。他因爲照顧他隨行在港的幹部，遲遲未能成行，前後就誤了立院一個會期。最後井公說：

「你這次寫信時就說明是我要他即時來台的。」當然，他很快就來了。

丁似老（治馨）玉體違和，在榮總休養。井公幾乎隔一、兩天就來電話詢問似老的健康狀況。並且每次電話裏總是連續稱讚似老說：「這是一位了不起的朋友！……這是一位了不起的朋友！……」

三十八年春，大局形勢逆轉，來到了台灣。我爲了兼任文化公司常務董事兼總經理的職務，在上海處理公司結束運運種種事務，在上海多耽擱了一些時日。來台後，帶來一批人員，帶來一批器材，而無立錫之地可以容身。我就暫借我內弟的宿舍住下。我的內弟在台灣廣播電台任職。電台的系統則屬中國廣播公司。當時汪董事長寶瑄因公留港。公司的許多困難，對中央方面的，對廣播公司方面的各種問題，我多是向井公請教幫忙。因爲井公是文化公司的監察人。他從來不

以上所述的幾件小事，可見井公重視友情之一般。

民國七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真是一個不祥的日子！井公在這一天下午三時參加交通銀行常務董事會時，爲十信案發言，基於熱愛國家而情緒太激動，以致昏暈。我知道時已是該日的下午七時卅分。當即趕往中心診所見井公仍昏迷在病床上。時總統侍衛長周中將正來探視。我看到掃描所攝井公腦部的片子，幾已爲血塊所佈滿。我每天去探望，禱告上蒼佑此忠貞。不幸於民國七十四年四月二日清晨五時許與世長辭。

國喪賢良，海內同悲。緬懷往事，悽愴無已！